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策略

王耀东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24)

摘要: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目前仍是空白, 探讨其研究策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唐宋方言学史, 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 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相结合; 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这几个方面综合运用, 合理安排, 就可以初步构建断代方言学史的撰写范式。

关键词: 唐代方言; 宋代方言; 方言学; 方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 H1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 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 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 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 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 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 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 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 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 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 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 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 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 “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

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 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 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 并指出: “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 文中说: “(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 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 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 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 “它(按: 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 予以甄别、熔炼、分析, 做出论断, 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 错误者驳正之, 不足者补充之, 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 这新见还要有份量, 如果是高见, 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8];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 2012-05-14; 修回日期: 2012-12-28

基金项目: 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107)

作者简介: 王耀东(1970-), 男, 甘肃陇西人,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广韵〉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义《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

《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续方言〉补正》（二卷）、徐乃昌《〈续方言〉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 522 条，时人评价很高。然《〈续方言〉补正》校正 67 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续方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

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 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 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題》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邕邕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 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义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言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言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方言〉》^[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22]、汪寿明《〈广韵〉与方言》^[23]、马重奇《〈类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方言别录〉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广韵〉和〈集韵〉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超《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

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

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述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 ①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 ②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参考文献：

- [1] 张永绵. 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J].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1963(1): 97-106.
- [2] 何耿辅.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37-44, 28.
- [3] 华学诚.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6(1): 66.
- [4] 柳玉宏. 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8(6): 49.

- [5] 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6, 17.
- [6] 汪启明. 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A]. 中国语言学(第四辑)[C].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87-192.
- [7] 储泰松.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J]. 语言科学, 2011, 12(2): 113-123.
- [8] 何仲英. 中国方言学概论[J]. 东方杂志, 1924, 21(2): 31-63.
- [9] 刘红花. 《广韵》方言词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 [10] 储泰松. 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J]. 语言研究, 2004, 24(2): 73-83.
- [11] 王智群. 《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1(5): 102-104.
- [12] 赵振铎. 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第三辑)[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346-359, 268-293.
- [13] 罗常培. 中国方音研究小史[J]. 东方杂志, 1934, 31(7): 141-154.
- [14] 许宝华, 汤珍珠. 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J]. 语文研究, 1982(2): 122-132.
- [15]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89, 199.
- [16] 张玉来. 方言音韵学研究小史[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97-99.
- [17]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J]. 中文自学指导, 2007(1): 33-38.
- [18] 崔骥. 方言考[J]. 图书馆学季刊, 1932, 6(2): 194-194.
- [19] 周祖谟. 问学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494-656.
- [20] 丁介民. 方言考[M]. 台北: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 66.
- [21] 徐时仪. 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方言》[J]. 文献, 2005(2): 279.
- [22] 时永乐, 门凤超. 唐代的方言著作[J]. 文献, 2007(2): 66.
- [23] 汪寿明. 《广韵》与方言[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1): 33-39.
- [24] 马重奇. 《类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方言别录》所辑唐宋方言[J]. 语言研究, 1993(1): 136-143.
- [25] 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J]. 语言研究, 2003(1): 61-69.
- [26] 冯庆莉. 《广韵》和《集韵》的方言词比较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 [27] 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36-45.
- [28] 刘晓南. 朱熹与闽方言[A].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6-78.
- [29] 钱毅.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J]. 社会科学家, 2010(1): 150-153.
- [30] 王耀东. 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1.
- [31] 陈钝. 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9(8): 112-122.
- [32] 陈炳超. 辞书概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0.
- [33] 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1.

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Mobile Station for the Post-doctors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hasn't been in progress at present, and discussing the research tactic is of great importance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When we study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such aspects at leas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iscussing the important dialectical materials similarly, combining all-round investigation into literature with major investigation, utilizing reasonably the compiled fruits of Qing' Dynasty, combining all-round summarization with key analysis, referring to and absorb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predecessors, treating the viewpoint of predecessors dialectically, concluding the place for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in the history. If these aspects are synthesized and arranged in a rational way, we can construct the normal form for writing dynastic history of dialectology.

Key Words: dialect of Tang Dynasty; dialect of Song Dynasty; dialectology; phylogeny

[编辑: 汪晓]